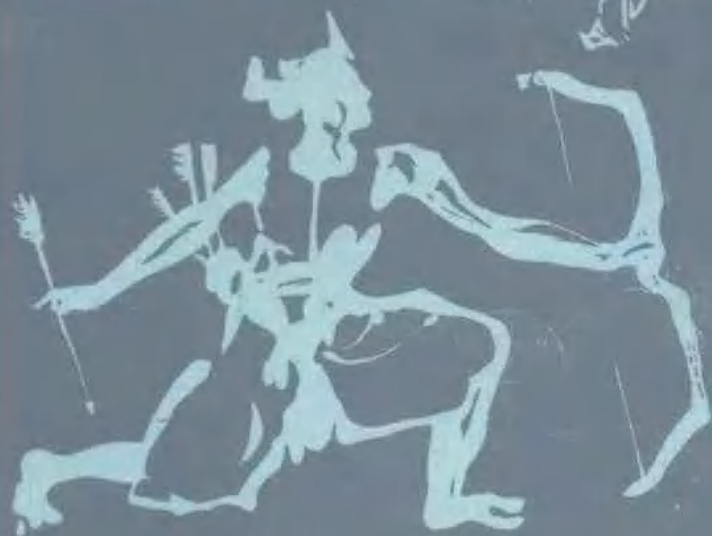


21

三亞文史



三 亚 文 史

第 三 辑

主 编：蔡明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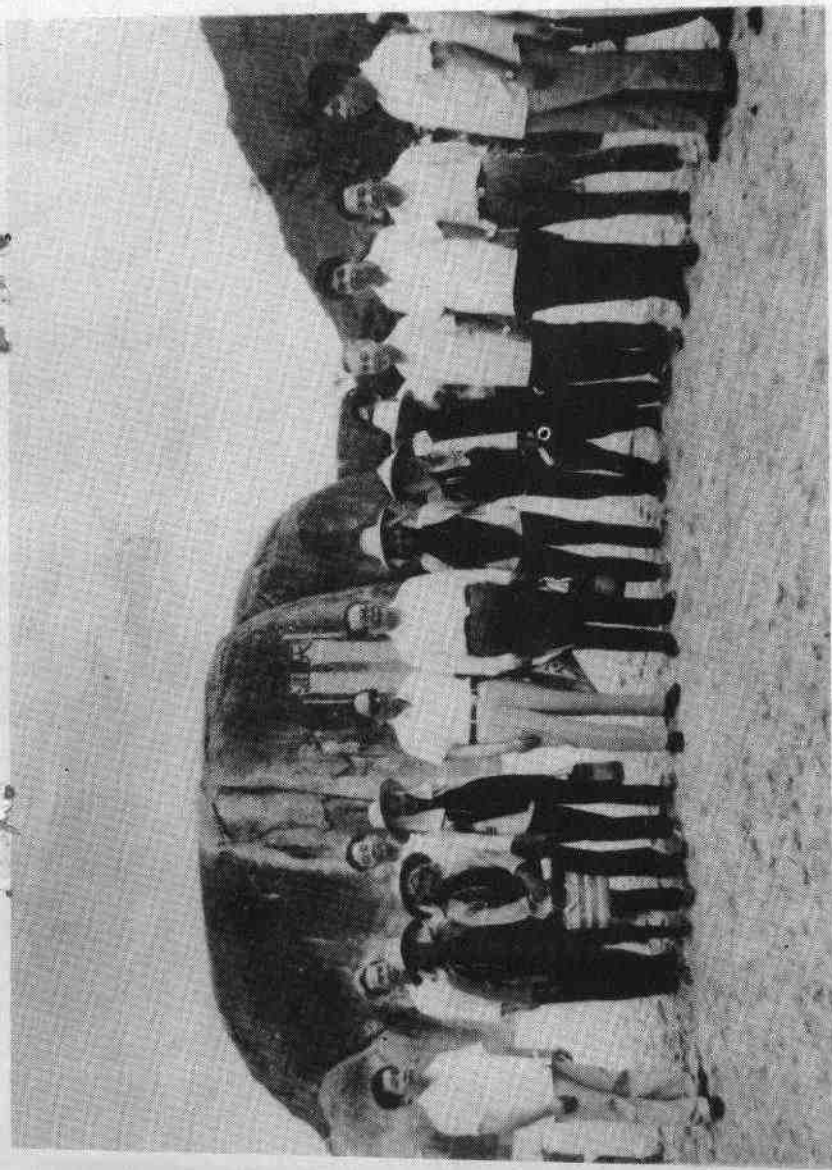
副主编：周德光

编 辑：蔡文惠

陈关荣

政协三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出版编辑室编

一九九一年十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左八)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丁关根(左七)在原省委书记[许士杰](左十二)省长刘剑锋(左五)三亚市委书记刘名启(左十三)三亚市委副书记陈人忠(左二)的陪同下于1990年5月15日到天涯海角时同当地回族妇女在一起

目 录

李宗仁泪洒天涯.....	蔡明康 (1)
王鸣亚其人其事.....	陈作平 (10)
接见日本《和平之船》访华团讲话...	孙惠公 (25)
藤桥苏维埃政府的战斗历程.....	陈作平 (32)
湾艾“红军洞”.....	蔡明康 (41)
张开泰的革命活动.....	符国华 (45)
关于六盘乡革命斗争史的回忆.....	周成昆 (56)
国民党军“清剿”崖县共产党的综述	陈作平 (87)
冶基善与乐罗基督教堂.....	蔡明康 (104)
鳌山书院.....	余祖裕 (108)
崖县中学的创建经过.....	孙有瑄 (110)
红沙小学发展简史.....	王雄鹰 (114)
忆林绍伦老师.....	孙有瑄 (120)

清廉的州官.....	蔡振孔 (125)
浅谈苗族授戒.....	谭仁生 (132)
崖州“热水公”今昔.....	羊杰臣 (137)
日敌木制飞机坠毁崖州“炳岭塘”	余祖裕 (143)
奇遇一则.....	陈发钧 (144)
崖州小吃及其制法.....	尹博渊 (145)

李宗仁泪洒天涯

蔡明康

归国前后

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从美国飞回祖国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早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城市和乡村。

在北京中南海大波池李宗仁先生的官邸里，落落大方，气宇轩昂的挂起他从海外携归的齐白石的大寿桃、徐悲鸿的寂寞猫和雄鸡……

早于1958年，李李仁先生客居海外时，一次在给他的老朋友李济深的信中，信的京端写上“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八个他含深情，去国怀乡的毛笔大字，这八个大字脱含古人章法，但其风格，不失军人的刚毅感，足见将早思国爱乡的心传。

李宗仁那时虽是个“亡国之君”，但他系国之心

不已。对美国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早就痛恨在心。在美国新译西州时，毅然在《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评击美国当局干涉中国内政的政治野心。接着又在1963年夏天，在接受《欧洲周报》记者玛赛丽采访时，他明确表示：作为个人表说，我自己无关要紧，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造和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政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象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这是拳拳赤子之心，一往情深的印证。

李宗仁先生为了寻求归国之路，不惜年事已高，经过艰难险阻，巧妙地绕过特务的盯梢，飞越重洋，终于在瑞士与老部属、老朋友程思远先生见面。他俩悄悄的在山间小路上散步；在山间小旅馆投宿，心贴得紧紧的，促膝谈心直至天明。

“我的几乎一切灾艰和不章，归报结底都是因为与蒋介石决裂得太晚了。一时犹豫，错过时机，酿成千古之恨。”他向程思远倾吐着无法抑制的多年来的思想苦衷。李宗仁思归是他人生的夙愿，但一时又陷

入了十六年前拒绝在两党“和谈”上签字的痛苦心境。程思远最能了解老长官的梦寐以求的怀土衷肠，关切地对他说：“中共的政策，一向是爱国不分先后，我确切得知，周总程最能理解你。”两人通宵达旦的长谈，李宗仁殷切着程思远迅速同周总理联系，商讨回国事宜。

李宗仁从瑞士飞回北美，妻子郭德洁因乳腺癌住上医院动手术，此刻他的心绪更加复杂了起杂。他想起妻子十六年来“惊共”心病总来见消除，人早占了美籍，唯我是中国移民；毕竟是几十年风雨与共的老夫老妻，如今入又卧床未起，难道丢下她不管，孤独一人回国？李宗仁此时心中苦生着无限的惆悵与茫然。……

在苦苦的思索中，他忽然接到程思远从瑞士寄来的“特快”，告诉他回国之事周总理已做安排，让他迅通抓紧时机言归。“初闻涕泪满衣裳！”李宗仁喜出望外，心儿早就飞回北京去，他想把回祖国的消息向妻子相告，但她此刻能承受得了吗？

那天李宗仁“六神无主”地来到郭德洁病榻旁。她如有预感似的便向他打听：“程思远最近可有信来？”

“哦，有，有，刚刚收到，是刚刚收到的。”

“怎么样？”她追问着。

“回国之事，周总程已作周密安排，他让我尽快回去。”李宗仁坦然地回答。

“好，好，太好了，我决定和你一起回中国。”

妻子短短的几句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上，顿使他浑身似是涌进一股暖流，郭德洁一反常态，来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使李宗仁真的又惊又喜，默默相对，反而显样言不由衷了。

“你病未愈，就等你出院后吧。”李宗仁似是征求着妻子的意见。

“明天出院，趁今天去办妥回国手续，明天就走。”妻子坚定地说。

“明天出院，趁今天去办妥回国手续，明天就走。”李宗仁急不择言，重复着妻子的话。

.....

1965年7月，在一个阳光铺金的日子，李宗仁
和郭德洁，坐上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飞机，始飞
瑞士，辗转卡拉奇 终于在7月20日飞回到祖国首都
北京，开始了他们新的人生历程。

夜 夜 椰 庄

1966年1月中旬的一天，李宗仁先生和妻子郭德
洁女士以及程思远先生，结束广州参观后，马不停蹄
地直飞海南岛，作长驱三千公里的环岛参观。人未到
崖县这一站时，妻子郭德洁竟因病未能同行。那天
李宗仁先生和程思远，便在海南行政区副主任唐民的
陪同下，前来崖县参观，当晚他们下榻在椰庄鹿回头
宾馆。

为了使李宗仁先生增添旅途乐趣，唐民副主任便
让先前已经未到三亚的海南文艺轻骑队，也搬进椰庄
住宿，以便为李宗仁先生助兴。笔者当年“程亚首
红”，能在“军机处”行走，因而被指派随队作些演务
工作，故也同时搬住椰庄。

那天下午四点，我和文艺轻骑队的金作同志提前

吃饭。饭后演员们都忙着晚上为李宗仁先生演出紧张地化妆着。我和乐队搬道具。在椰林下配搭乐器，大家十分认真地进行着演前的准备工作。

李宗仁先生时间观念很强，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使他遵循着十分严格的生活规律。客居美国新泽西州时，每天早、晚都要两次活动身体，不管旅途多么疲劳，生活规律从来都是有条不紊。晨起他从一号房间走了出来，在那走廊途深深地呼吸着，深沉地呼吸着那南疆椰林深处散发出来的椰香，它是那么沁人肺腑，顿时使他陶醉不已。我一眼望去，人虽至耄之年，然而却仍仪表堂堂，七十古稀不倒威，李将军威武不减当年容。

我们临时借用大餐厅演出。大家一齐动手挪走了将桌，演出就正式开始了。李宗仁先生中等身材，着一身饭灰色中山装，端端正正落座。他手中拿着一支黑得闪亮的拐杖聚精会神、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节目，并且无时不在给演员们热借鼓掌和频频点头鼓意，整个气氛非常热烈，演出十分成功。谢幕时，李

宗仁先生十分有礼貌的同演员们一一握手，声声道谢，并对轻骑队的吴队长称赞说：“新中国的青年，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真是了不起！”此时，餐厅里不断地响起阵阵的口号声：“欢迎李宗仁先生回国！”

“向李宗仁先生的爱国精神和行动学习！”

夜，深沉沉的 一轮明月高高挂在柳梢。月光撒落在弯曲的小路上，海风徐徐吹过柳庄附近的海面，波浪轻轻地弹响着两岸的沙滩。风声浪声“涇渭分明”此时人们都在梦乡里，作着那七彩八色的美梦，然而在李宗仁先生的一号房间，依然灯光通明，灯光透过那苹果绿的绒布窗帘，映射在玻璃窗上，抖落在案前的草坪上，柳庄的夜色更加显得十分的静谧。在那万籁俱寂的深夜，李宗仁先生又继续作静他那篇：“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的赤子爱国之心的文章……。

泪洒天涯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一部灰白色的小轿车和两部吉普车，缓缓地从柳庄出发。在唐民副主任和中共崖

县委第一书记董早冬的陪同下，李宗仁先生来到了他思慕已久的祖国南疆的“天涯海角游览区”。文艺轻骑队也同时到了天涯。

这一天，李宗仁先生神情亢奋，容光焕发。在“天涯”石刻巨石下，他摆开架势，让影师入摄，象将军当年在台儿庄车站指车李时，英姿飒爽，他习惯地左手叉腰，目正前方，精神抖擞，充分体现出大将自身的威严与大度。

几张椅子，很快就在海滩上摆开。操台锣鼓响过后，便请李宗仁先生入座。唐民副主任为李先生点节目。

人们早就知道，李宗仁先生是一条铁打的硬汉子。童年时上新学，在椅尾“坐红椅子”，城里同学们讥为“乡下傻瓜”，他不动情；十岁时，同大人一样上山打柴挑重担，蹒跚艰难来歇肩，落后了坚持向前走，从未喊过苦；十二岁那年，因为没有在吝啬的外婆家借到炒菜油，而被发怒的父亲冤枉地打了一顿，他也来抽泣过一下；台儿庄一战，人仰马翻，血

流成河，城池失了四分之三，所率部队伤亡惨重，个别军团，只剩下一个空番号，几乎“全军覆没”，他却从未流过泪。然而那天，演员们唱了一支歌，其中当唱到：“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时，李将军突然改变了自我，那几十春秋战场上的全戈铁马，那气吞山河的粗犷豪强性格，一时却变成了一位多情善感的少女，泪水模糊了视野。他想起桩桩往事：一年新谷未登场家里早断炊，母亲带着年幼的宗仁，闯遍窗户门槛告借，母亲空着箩筐去，又空着箩筐回。在回家的一座独水桥上，母亲告着辛酸的苦泪，对他劝勉的情景。曾在少年时代他尝过人世艰难的李宗仁先生，怀着对天下劳苦大众的同情心，此时也止不住热泪夺眶而出。谁能想到，一位威风凛凛地上马杀敌，下马治军的铁汉子、大将军，竟然被一支善善通通的歌曲所触动，难得的将军之泪，终于簌落出来，点点洒在天涯海角的沙滩上。

王 鸣 亚 其 人 其 事

陈作平

王鸣亚原名大章，字赞生，别号平夫。1892年出生于海南岛崖县（今三亚市）三亚村。父亲泽池是晚清一名廪生，以医为业；母亲黎氏是位家庭妇女。鸣亚七岁上私塾学堂读书，1908年考入琼崖中学就读。他青少年时代正是辛亥革命前夕，中华民族正处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满清政府腐败，中国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时期，对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凌辱和弱肉强食，农村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对农民刮府吮髓的剥削，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鸣亚就萌生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革命思想。进入琼崖中学读书期间，他浏览了许多革命书刊，又接触了琼山县进步青年陈继虞等人，思想更加受到影响。不久，他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信仰孙文主义，追随孙

中山尽力于国民革命，从事于组织同志，宣传孙中山革命宗旨。他的行动触犯了琼崖镇守使黄志桓，被通令密缉。不久鸣亚逃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在日本与孙中山结识，受到孙中山的器重。

1913年秋，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废除临时约法，下令解散国民党，企图取消共和，恢复帝制。袁氏勾结帝国主义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结黄梁美梦，激起了万众愤懑，纷纷起来讨伐。

1915年（民国四年）十二月，陈继虞率领琼崖民军在澄迈县加训洞咸黎村揭起讨袁大旗，参加者百余人，陈自任民军司令，王鸣亚为副司令。1916年夏，袁世凯复辟帝制美梦破灭，在众叛亲离中一命哀哉。袁氏死后，北京政权落在段祺瑞手里。龙济光投入段祺瑞的怀抱，后被委任为两广矿务督办，与北洋军阀勾结，进兵高雷，窥伺琼粤，与琼崖镇守使互为党奸，大肆敲诈勒索琼崖人民大量财富。1917年，王鸣亚受命为救国军第三军第亚路司令，同琼山县民军首领陈继虞南北相应，讨伐龙济光和桂系军阀沈

鴻英等。他們轉戰瓊山、定安、澄邁、陵水、崖縣等地，所向皆克，聲震四方。崖縣知縣湯保芬是龍濟光的同伙，貪官污吏。1928年冬，王鳴亞率領民軍攻打崖城，懲治貪婪不厭的湯保芬。湯氏聞訊，心驚胆震，慌忙如喪家之狗，帶著總務課長蔡福成及其忠實隨從落荒向西逃走。各鄉、村民眾聞知討伐貪官湯保芬也都自動地拿起粉槍、長矛、魚叉緊密配合民軍追擊，湯氏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湯氏一口氣跑到驚香嶺，最後被王鳴亞的民軍中隊長陳河令捕獲，帶回系羅村“神山廟”交王鳴亞處治。總務課長蔡福成同時被抓，即日拉到九所小壩槍決。湯保芬被押進崖城，游街示眾後槍決。王鳴亞為民除了大害。

瓊崖討龍戰爭結束後，王鳴亞被委任為瓊崖撫蔡局總局長，開發蔡疆，安撫黎民。撫蔡總局撤銷後，鳴亞奔赴廣州，在孫中山大拿營保內政部主事。1920年9月，粵軍總司令部委任王鳴亞為粵軍義勇軍第亞路副司令。王鳴亞又奉命召集舊部，擴充民軍同陳繼虞逃襟先後把沈鴻英、奉城沅等桂系軍閥趕走，收復